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

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

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计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计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计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视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视图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课堂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学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有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

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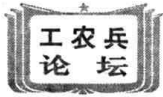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周总理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宾努亲王和吉春、秀蒲拉西大臣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会见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宾努首相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两位新任命的大臣：首相府大臣吉春和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协调大臣秀蒲拉

西。周恩来总理同宾努首相和吉春、秀蒲拉西两位大臣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韩念龙、曹克强、韩毅在座。



群众的创造力无穷无尽

河北省永年县高窝大队老贫农评论组

高窝大队在一个山沟里边，自古以来没有水，生产一直上不去。为了彻底改变俺村的穷面貌，去年秋天我们提出引水上山的计划：修建一条八华里长的盘山渠，两个扬水站，其中一个扬程是一百零八米高。这条渠要翻山越岭，过沟钻洞，计算下来要有两万多土石方工程。俺村不大，强壮劳力满打满算才一百二十人。按照老经验，这些人啥活也别干，光干这个活一年也干不完。施工前，俺大队有的干部往山腰一站，看到人上山都困难，想到水上山更不容易，立刻撇了“气门芯”，泄了气。他们说：“这工程太大，咱力量太小，修不成趁早别干，免得画虎不成惹人笑。”还有说：“干这工程劳民伤财，还耽误当年生产。”修这条渠，县和公社的领导决心很大，群众劲头很大，俺大队有些干部却信心不大，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后来，他们看到群众干起来了，也跟着上了山。在和群众一起劳动中他们受到了教育，看到群众中有了了不起的力量，由“信心不大”变为信心挺足，都能带领群众前进。干部、社员一块苦干一冬一春，到今年“五一”，大渠落成，清泉上山，群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原来有保守思想的干部说：“群众的力量有多大，开始咱真没估透。”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有些基层领导同志思想跟不上形势，落后于群众，火车头没有挂在车厢前头。这样的同志，把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认为做不到。他贫下中农喜欢敢于带领群众往前闯的“火车头”，反对那些前怕龙后怕虎的“小脚女人”。

为什么在开始修渠时，俺大队有些干部思想跟不上趟呢？我们来看，他们有几个不对头：想问题的出发点不对头，算账的方法不对头，对待问题的态度不对头。

说他们想问题的出发点不对头，就是只想到眼前，想到个人，忘了全局，忘了整

体。他们担心修渠“影响当年生产”，怕“画虎不成惹人笑”，所以，采取的态度是：能够松松过，可别惹下祸。俺贫下中农想的是：多向国家交售粮食、棉花，为支援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所以提出了“自力更生，为革命修渠”的口号。有了这种决心，天大的困难他们也能克服。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了才能方向明，决心大。那些思想跟不上趟的人，就是目光短浅，看不到远大的革命目标，缺乏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没有长远打算。他们被“私”字遮住了眼睛，“怕”字捆住了手脚。希望这些同志好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从个人、小集体的圈子中跳出来，为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大踏步地赶上形势，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当好革命的促进派。

说他们算账的方法不对，就是只算物质账，没有算精神账。他们用过去的老框框算一个劳力一天干多少活，没有把革命群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算到里边，对群众的力量“没估透”，结果越算越泄气。后来他们和群众一起上山劳动，亲眼看到了群众的冲天干劲，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于是，他们扔掉了“算盘”，拿起了毛主席著作，在带领群众修渠的过程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了。参加修渠的不是一百二十个人，而是男女老少齐出动，八百多口人的大队就有五百多人参加了修渠，连十岁多的孩子也到山上搬石头，七、八十岁的老人不能干活，拄着拐杖上山给大家鼓励。结果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只用了六个月就引水上山了。其他各项农活不但没有耽误，还比往年干得快，干得好，春耕、播种，样样农活赶在前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群众中蕴藏的这种革命积极性要“估得透”，就要敢于“破格”，“格”就是自己头脑中的陈规戒律，条条框框。对这些

东西必须敢于破，经常破，自觉破。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就对群众的积极性“估不透”，“估不透”就会犯错误。

说他们对待困难的态度不对头，就是遇到困难没有找群众，而是“站在山腰一看”，闭上眼睛一想，“唉呀，难啊！”被困难压住了头。自力更生，改天换地，就会有困难。遇到困难怎么办？正确的态度是向群众请教，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战胜困难。毛主席教导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俺大队修渠的事实正是这样。不会测量，群众中出现了“土专家”，用土办法边干边学边测量；没有工具，群众中出现了“土工人”，山坡上办起了小红炉，用废料制成了治山工具。总起来，就是一个办法，遇到了困难，大家就坐在山坡上学习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议论，集思广益，办法就出来了。在这些事实面前，俺大队的一些干部受到了教育，他们由上山看，变为带着群众干，结果是依靠群众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顺利地建成了盘山大渠。

照我们看，有些同志思想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关键在脱离了群众。他们不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只凭自己的“想当然”办事，结果是不断碰钉子。毛主席教导说：“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方法，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才能站在群众的前头，只有当好群众的学生，才能当好群众的先生。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各级领导同志深入到群众当中，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学习，用毛泽东思想集中群众的智慧和作风。营业员们带着这个问题不断前进。

据新华社广州二十二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广东省农村广大干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去年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今年又夺得了早稻丰收。

目前，从粤北山区到海南岛，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早稻收割工作陆续开始。海南岛人民战胜严重干旱，早稻获得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水稻一向高产的汕头专区，早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番禺、南海、新会、东莞等县，早稻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产。湛江、惠阳、肇庆、韶关、梅县等地区的山区社、队，早稻也获得好收成，产量比去年有显著的增长。今年全省涌现出成批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社、队，其中有些社、队一造水稻的产量就跨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全年产量指标。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高兴地说，在严重自然灾害条件下，早稻获得丰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今春，广东许多地区低温多雨，一些地区严重干旱，后期又有部分地区遭受洪水或病虫害的危害。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以大寨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采取有效措施，抗御灾害。各地为夺取早稻丰收，还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全省许多社、队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队伍，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

据新华社南宁二十二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各族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年的早稻丰收。

目前，从友谊关下到达桂北山区，从北部湾畔到右江两岸，广阔的田野稻浪滚滚，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紧张地收割早稻。据各地反映，今年已收获的早稻，平均每亩产量普遍比去年增产一到两成。全区涌现了一批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先进社队。

入春以来，广西全区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低温多雨天气，给早稻育秧和插秧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战胜灾害，夺取丰收，农村各级组织和革委会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展开了一场抗寒护秧的战斗。

去冬以来，广西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和造田造地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广大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贪大求洋”、“专家治水”等修正主义黑货，大破“山区落后论”、“增产万理论”等无所作为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他们顽强地同天斗、同地斗，一个冬春扩大早涝保收田二百多万亩，造田地一百多万亩，从而使全区早稻种植面积扩大了一百七十多万亩。

目前，广西农村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正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奋战在夏收夏种第一线。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食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的教导，在夏收中，做到精收细打，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各地还注意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同时，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夏粮征购计划。

据新华社福州二十二日电 福建省农村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千方百计扩大早稻种植面积，普遍推广矮秆良种，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个早稻丰收的好年景。目前，全省的早稻已经陆续黄熟，各地农村广大社员群众正喜气洋洋地开镰收割。从许多地区收打的情况看，早稻亩产一般都比去年增产二成以上。同时，各地还涌现了一批早稻一季平均亩产跨《纲要》和超千斤的先进单位。

各地根据今年夏收夏种面积大、任务重、时间短的特点，正在大力发动群众，打好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战役。由于各地从思想上、劳力上和物质上作好充分准备，因此，在抢收早稻战斗中，普遍做到精打细收，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农业生产的好后勤

——江苏宜兴县农机供销门市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先进事迹

在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伟大方针指引下，宜兴县综合公社农机供销门市部革命群众，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牢固树立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做到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充分发挥了农业生产后勤部的作用。

有一次，一位老贫农来门市部买东西，正巧是商店的午休时间，就在门外坐等了两个小时，才买到东西。这件事，引起了商店革命群众的重视。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伟大教导，受到深刻的教育。许多同志说，贫下中农为革命夺高产，争分夺秒，不怕苦不怕累，而我们按部就班，革命干劲没有贫下中农足。大家纷纷对贫下中农找差距，从世界观上查原因。接着，大家根据农业生产需要，自动取消了休店制，不论白天、夜间或星期天，顾客随到随接待。有一次已是深夜两点钟了，有个大队赶来急换

一张双铧犁，门市部的同志立即起床，开门应接，使他们连夜赶了回去，一早就投入了生产。

去年秋天，正是抗旱紧张的时候，门市部接到了一个大队的电话，说农机厂老师傅正在帮助修理一台风车机，急需送去一副109型活塞环。门市部马上派人把活塞环带去了，使这台风车机提前投入了抗旱斗争。这件事又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是否在农忙季节或者在农业机械整修期间，把配件送下乡去，更及时有效地支援农业生产？当时有少数人认为，供销社门市部是做买卖的，能做到随到随卖就不错了，店内人手少，整天营业就够累了，来不及再抽出人去送货下乡。

是坐在店里等客上门，还是走出店门，送货上门？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和作风。营业员们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老三篇”，顿时心明眼亮。大家激动地说，宁愿自己吃尽千辛万苦，也要做到送货

上门，不叫贫下中农一时为难。他们纷纷挑起送货担，送货下乡。丁家大队的一部手扶拖拉机因油壶失火，开不出车。正好这时是他们送货下乡来了，使拖拉机及时得到了修复。有一次，塘头大队要买一根脱粒机上的三角带。门市部一查没有这个规格的三角带，打电话与别的单位联系已告售罄。这时，有位女营业员不顾中午天气炎热，连续奔波了六、七十里，终于帮助买到了三角带。

为了进一步做好支农工作，这个门市部的革命群众，还经常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调查各种农业机械的情况，虚心向有实际经验的“土机工”请教。他们抽出三分之一力量组成了调查组，顶风冒雨，跋山涉水，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跑遍了全县四百多个单位，查清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机械的配件底细，掌握了比较确切、详尽的第一手资料，还逐步学会了一般农机的检修技术，从而使订计划、采购、修

货、供销社都做到了心中有数。他们还给全县每一种型号的农业机械都做了卡片，只要一提到某台机器，就知道配件的型号，保证了准确按需供应。

每年夏秋大忙和冬季农机整修期间，他们都组织调查、送货和修机“三结合”小组，深入农村，走到哪里，就把急需的农机配件送到那里，把检修技术和贫下中农发明创造的新经验传到那里。他们工具不离身，随时随地修起来，仅一年时间内就为七十多个社队免费修理了一百二十九台机器。

几年来，他们还主动挑起回收废旧机件的担子，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钢铁和其他有色金属。在回收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些机件虽然报废了，但是其中有不少零件还可以用，就修旧利废，以旧代新，为集体节约了资金。贫下中农热情地赞扬他们说：你们店开在城里，心向着农村，真是集体经济的“红管家”，农业生产的好后勤。

新华社通讯员

姚安县商业系统想方设法为工农兵服务

简化烦琐营业手续，受到群众热烈赞扬

认真改进服务态度，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合理延长营业时间

新华社昆明二十一日电 云南省姚安县商业系统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伟大教导，在斗、批、改运动中认真注意改进经营思想和作风，多方设法为工农业生产和为工农兵服务。

他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广泛征求工农兵对商业工作的意见，并且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及时改进了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把原来的半日营业改为全日营业，把原来的九个专业门市部合并成三个综合门市部，同时简化了烦琐的营业手续，改进了服务态度，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赞扬。

为了更好地支援农业生产新高潮，他们还组织起十八个支农小组，每天轮流送货下乡。通过送货下乡，广大商业工作人员更好地锤炼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红心，出现了许多好人好事。前些时候，有一个公社得到气象预报有霜冻，贫下中农十分焦急，担心秧苗受损失。前场服务站的商业工作人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夜冒雨走了八十多里山路，从县城抬回六百多公斤塑料薄膜，送到生产队，使全公社的秧苗安全度过霜期。有个支农小组到东山公社地角大队后，下田和贫下中农一块插秧。他们发现许多社员没有秧指套，第二天便专程将秧指套送到田间，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你们为我们想得真周到。

姚安县竹木资源很丰富，可是长期以来竹木产品要从外地进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商业系统组织了大批商业工作人员深入社队，认真调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资源和潜力，并且帮助社队培训了一百多名生产竹、木、铁、陶器等商品的技术骨干，建立起了五十多个综合加工厂。现在，全县许多地方已用本地资源生产出大量的竹器、木器、铁器、陶器等产品，适应了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上接第一版)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专门搞业务的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拼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工，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

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讲什么，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在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数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你有什么感想。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稳怕乱，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他们也曾搞过“九二〇”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〇”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〇”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〇”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搞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好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秦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向工人老师傅没有问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〇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拼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来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力量的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项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下转第四版)

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草棚手术室”

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农村医疗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思想指引下，深入海岛五指山区为贫下中农设立“草棚手术室”，还组成“流动手术组”送医上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去年三月，这个部队的农村医疗队来到陵水县的偏僻山区。他们在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过程中，发现不少患者需要手术治疗，可是山沟里却没有动手术的设备。面对这一情况，医疗队的同志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深刻认识到，不是积极想办法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这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于是，他们决定在山沟里设立“草棚手术室”，就地为人做手术。

医疗队的同志和贫下中农一起，上山砍木头、割茅草，盖起了简

手手术，就这样的，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把山沟里的“草棚手术室”办起来了。

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医疗队的同志还组成“流动手术组”，怀揣毛主席红宝书，身背简易手术器械，顶风冒雨，翻山越岭，到病户家里为人做手术，手把手的关怀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上。到病户家里经过初步诊断，发现手术难度较大，为了使老阿妈早日重见光明，他们专门派人到一百多里外的医院去请教，很快地掌握了治疗的窍门。

在老阿妈的医术、研究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老阿妈的家里，成功地做了手术。老阿妈重新看到了红太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激动得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据新华社）

易手术室。他们架起几块铺板代替手术台；没有无影灯，就用手电照明；手术器械不够，就自

热烈祝贺阿联合国庆 周恩来总理致电纳赛尔总统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二十二日打电报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热烈祝贺阿联国庆。贺电全文如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阁下：

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向阿联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支持阿联政府和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色列侵略的正义斗争。我们深信，英勇的阿拉伯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赢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

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国、阿联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增进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法国政府代表团结束对我国访问后回国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由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访问以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冯国柱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陪同代表团访问的我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唐海光到机场送行。

法国政府代表团，于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先后访问了延安、西安、南京、杭州和上海。法国驻中国大使马纳克和夫人随同代表团到各地访问。

法国贵宾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过和工作过的地方，以及毛主席在延安革命活动纪念馆。代表团还游览了西安的名胜古迹，参观和访问了南京长江大桥、杭州东方红丝织厂、西湖公社梅家坞大农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工业展览会。代表团在上海访问期间聆听了革命现代交响乐《沙家浜》。

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各地访问期间，受到当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欢迎。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高星海、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肖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广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正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都曾设宴欢迎法国贵宾。

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路过北京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赵廷革率领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在出

国访问途中，于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到机场欢迎。

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黄英、越南民主共

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裴进龄，也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郝拉思。

晚上，郭沫若副委员长设宴招待越南贵宾。

拉乌尔副主席率代表团离上海回国

满载中国人民对刚果人民的深厚战斗友谊

群众一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送刚果贵宾

国防部副部长栗裕，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驻军负责人以及上海革命

新华社上海二十二日电 刚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弗雷德·拉乌尔和由他率领的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代表团，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以后，满载中国人民对刚果人民的深厚战斗友谊，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国防部副部长栗裕，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王维国、王少庸、高志荣、刘文学，以及上海革命群众一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刚果贵宾。

今天，上海机场洋溢着中刚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气氛。中国和刚果两国国旗在机场上空高高飘扬。

“热烈欢送拉乌尔副主席率领的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中国刚果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等巨幅横标排列在机场两侧。当拉乌尔副主席等刚果贵宾来到机场同欢送群众告别时，机场上一片欢腾。人们敲锣打鼓，挥动中刚两国国旗，不断高呼：“坚决支持刚果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拉乌尔副主席向欢送群众频频招手致意。临上飞机前，拉乌尔副主席等刚果贵宾同栗裕、王维国、王少庸等同志热烈握手，亲切告别。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金祖敬、冯国柱、徐海清、齐维礼等。

拉乌尔副主席等刚果贵宾在上海期间，参观了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受到了工人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金祖敬、冯国柱、徐海清、齐维礼等。

拉乌尔副主席等刚果贵宾在上海期间，参观了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受到了工人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上接第三版）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年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科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教育，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厂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亿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多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只想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十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的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作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学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工作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调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所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〇年第八期）

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接见越南国会代表团

接见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新华社地拉那二十二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二十一日在地拉那“游击队”宫接见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

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同志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哈基·托斯卡和斯皮罗·科列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里塔·马尔科，劳动党中央书记查费尔·斯巴秀，人民议会

主席贝哈尔·什图拉，外交部长奈斯蒂·纳赛，人民议会主席团委员托宁·亚科瓦以及阿尔巴尼亚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约尔吉·舒利。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武清史。

接见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为越南国会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越南驻阿大使馆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列希主席等出席 黄文欢同志和马尔科同志先后讲话

新华社地拉那二十二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武清史二十一日晚，为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举行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哈基·托斯卡、里塔·马尔科、斯皮罗·科列加，劳动党中央书记、人民议会主席团成员查费尔·斯巴秀，人民议会主席贝哈尔·什图拉。

黄文欢同志和马尔科同志在招待会上先后讲了话。

黄文欢同志在讲话中祝愿阿

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方面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黄文欢说，我们深信，越南人民将永远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忠实朋友，越南人民将同我们的共同敌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并将取得胜利。我们将遵循胡志明主席“只要在我国土地上还有一个侵略者，我们就要继续战斗，把它全部赶出去”的这一宝贵的教导而前进。

里塔·马尔科在讲话中说，在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领导下具有深厚国际主义感情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始终十分关切地注视着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政权和保卫祖国免遭美国帝国主义的强盗袭击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并把这些胜

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看作是为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热心的同伙——现代修正主义者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事业的胜利。

马尔科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将永远是越南人民真正的战友，他将永远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直至越南人民彻底战胜美帝侵略者。

马尔科指出，无论是加紧侵略，也无论是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勾结起来，策划所谓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的阴谋，都不能使美帝国主义挽救注定失败的命运。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使侵略者遭到又一次沉重失败，并增强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战斗团结。

他说，印度支那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结成了统一战

线，这是世界所有进步人民的重大胜利。

马尔科说，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表示相信，具有悠久革命传统和反对反殖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具有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只要坚决地遵照胡志明主席的教导，继续将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进行到底，就必将取得胜利，并完全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议会主席团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人民军和群众组织的代表。

越南南方共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黎光，在阿尔巴尼亚学习的越南留学生出席了招待会。各国驻阿尔巴尼亚外交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朝鲜《劳动新闻》谴责威斯特摩兰三到我国台湾省进行阴谋活动

美帝企图把台湾变成更危险的侵略基地

朝鲜人民积极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平壤二十一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十九日发表评论，强烈谴责美帝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到我国台湾省进行卑鄙的阴谋活动。

评论指出：最近，臭名远扬的战争狂人，杀人刽子手美国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跑到台湾，“视察”了台湾的一些“特种部队”基地和军事训练所，并同蒋介石匪帮的军事头目进行了所谓“两国军事合作”的密谈，叫嚷美国“关心台湾军队的扩充能力和维持能力”。

评论指出：美帝霸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扶植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匪帮，把台湾变成侵略中国大陆和亚洲的军事基地，这是对中国人民的露骨的敌对行为，是企图扑灭印度支那人民革命烈火的卑鄙行径。

评论说，最近美帝的战争贩子叫嚣台湾“完全能够代替冲绳”而成为美帝侵略军的“出发阵地”，并给蒋介石集团“破格规模”的“军事援助”。

现在，美帝正加紧在台湾扩建机场、港湾和修建公路，加强新的侵略战争准备。

评论指出：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正狂妄地企图使垂危的台湾蒋介石集团、日本和南朝鲜等亚洲傀儡之间进一步加紧军事政治勾结，以形成一个反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侵略同盟体系。

评论说：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进一步加强，美帝在亚洲已经受到严厉的惩罚，面临破产的命运。但是，美帝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疯狂地进行侵略活动。

美帝企图把台湾变成更危险的侵略基地的凶恶阴谋，这是尼克松“新亚洲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评论说：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坚决斩断美帝伸向台湾的侵略魔爪，坚决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评论说：朝鲜人民始终一贯强烈谴责美帝霸占台湾和对中国人民进行的侵略活动，积极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四千万朝鲜人民的爱戴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我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凶恶阴谋，完全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

评论最后说：中国人民必将完成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美帝国主义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活动，从台湾、南朝鲜、印度支那和亚洲滚出去。

柬埔寨民族解放军痛击敌人取得新胜利

七天内在磅湛省克列等地区消灭南越伪军七百余

新华社河内二十二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援引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新闻处的消息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军最近在磅湛省不断痛击西贡伪军，取得了新的胜利。

据初步统计，在从七

月十一日到十七日的七天里，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在磅湛省的克列、达轩等三个地区共消灭西贡伪军七百五十多名，其中包括歼灭和重创敌军六个连；击毁敌军军车七十多辆；击落和击毁敌人飞机四架，

并且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报道说，十一日，民族解放军猛烈袭击驻在达轩西面的西贡伪军，一举消灭敌人二百二十名。当日游击队也配合战斗，进攻驻在附近的一连西

贡伪军，消灭十五名敌人。

十三日，驻在克列机场北面的西贡伪军向周围地区进行“扫荡”，遭到了民族解放军的截击，当兵被打死打伤，有十多辆军车被击毁。

十七日民族解放军继续袭击克列地区的西贡伪军。他们在克列橡胶园北面约两公里的地方消灭了西贡伪军一个别动连，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罗马尼亚《火花报》发表评论

支持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一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二十日就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六周年，发表一篇题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必胜》的评论。

评论指出，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的这些年代表明，正是由于美国不遵守和粗暴践踏了这个文件的原则和主要条款，而使战火在印度支那复燃，从而威胁了世界和平。

评论说，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越南、高棉和老挝人民正在同美国干涉军

以及同伙进行殊死搏斗。由于有悠久战斗传统而联结在一起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面对侵略而团结一致，决心加强他们的团结，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来粉碎帝国主义的干涉。由于进行了一致战斗，美国在东南亚为扼杀这些国家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而动员的庞大战争机器并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侵略者正处于日益恶化的困境中。不论是在南越的屠杀，不论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不论是在老挝的“秘密战争”行动，不论是对柬埔寨的侵略，都不

能改变干涉军的处境。美国在越南和整个东南亚要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已成了连美国人的政治和军事集团也不得不承认的真理。每天从越南以及从老挝和柬埔寨传来的消息，清楚地表明，解放力量正在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反对侵略和加强革命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评论指出，美国入侵柬埔寨，只能使东南亚局势大大恶化，激起全世界和美国本国的最强烈的抗议。美国为了支持金边反动政权，在印度支那动员了巨大的战争机器。就在

六月三十日陆军部队所谓“撤走”之后，空中进攻、从南越进行的炮击以及新的傀儡军的派进并未中断，侵略正在继续进行。

评论说，扩大侵略只能使美国遭到新的军事和政治道义失败。事件的整个进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在我们的时代，企图奴役和使各国人民和印度支那其他各国人民屈服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们正在英勇地保卫自己祖国的土地，正在保卫他们过自由和独立生活的神圣权利。

评论说，今天，罗马尼亚公众舆论和全体劳动

人民，对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美正义斗争，再次表示热烈支持和同情。怀着深厚的国际主义团结感情的罗马尼亚人民给予了并正在给予英雄的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半岛其他各国人民以物质和政治道义的全力支持。

评论最后说，在反对侵略、保卫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作出了英勇顽强的光辉榜样的印度支那半岛各国人民赢得了全体进步人类的敬佩和支持，全体进步人类表示相信他们的正义事业必胜，他们必将实现自己的自由、独立和进步的愿望。

美帝勾结蒋匪帮加紧策划侵略亚洲的阴谋

威斯特摩兰等美国军事头目接连窜到我国台湾省进行阴谋活动，企图驱使蒋匪帮为其侵略印度支那战争效劳；美帝极力把在亚洲的傀儡、走狗勾结在一起，加紧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计划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美国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最近窜到我国台湾省，勾结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匪帮，加紧策划侵略亚洲的罪恶阴谋。

据报道，这个美帝侵略军前头目在去台湾之前，曾到南越“视察”美国侵略军。他从十六日至十九日在台湾先后同蒋匪帮军事头目进行了“密谈”，就美蒋之间“加强军事合作”广泛交换意见，并且同蒋匪帮军事头目晤谈，同“视察”了蒋匪帮“特种部队”训练基地和军事设施等。他对蒋匪帮为侵略越南军事维修军械武器大加夸奖，据报透露，美帝已准备把屠杀印度支那人民的某些武器直接交给蒋匪帮去生产。

在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七月上旬来亚洲策划了美帝强化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新部署之后，美帝高级军事头目就接踵不断到台湾进行阴谋活动。在威斯特摩兰之前，美国陆军部长洛里索在访问南越之后，七月八日到台湾活动了一天。七月十三日，由美国太平洋空军总司令纳尔托罗等八人组成的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也到台湾进行两天活动。据报透露，美帝高级军事头目在台湾的活动如此频繁，是要蒋匪帮对美帝侵略印度支那给予“某种配合或支援”有关。

威斯特摩兰在台北期间曾声称，如果柬埔寨能够得到亚洲“国家”足够的“帮助”，那么，美国今后就没有必要派兵到柬埔寨去。罗杰斯在七月九日对日本电视网发表的谈话中也曾明目张胆地说：“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进行合作，并与其亚洲国家共同努力，将能够保持它们的独立和自由。这都表明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其印度支那的罪恶阴谋计划。它不但极力扶植南越、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傀儡、走狗们勾结在一起，来为美帝帝国主义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打头阵，而且还力图把日本反动派、蒋介石匪帮和南朝鲜走狗等纠集到一起，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预备队。”

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日本佐藤反动政府出面，七月上旬在东京召开了一次有蒋匪帮和南朝鲜、正黑熊集团参加的三方黑会，会上蒋匪帮成立了一个三方的“联络委员会”，在共同保卫亚洲等幌子下，取得密切的联络。美帝国主义及其亚洲傀儡、走狗的这些侵略阴谋，应当引起亚洲人民的严重警惕。

威斯特摩兰之流是越南人民的手下败将，在越南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他们企图扩大侵略战争，甚至要把蒋介石这伙卖国贼都拉进去，进行垂死挣扎。这一方面说明美帝国主义的疯狂凶恶，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外强中干。它的侵略阴谋扩大，它的失败将更加悲惨。

阿尔巴尼亚同瑞士建交

新华社地拉那二十一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报道，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政府同意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古巴外长接见柬埔寨新任驻古巴大使

新华社哈瓦那二十一日电 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罗坎坎。在接见时，罗坎坎大使向古巴外长劳尔·罗亚递交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新任驻古巴大使的副本。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罗坎坎。在接见时，罗坎坎大使向古巴外长劳尔·罗亚递交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新任驻古巴大使的副本。

